



白 洋 淀 纪 事

孙 犁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白洋淀纪事

孙犁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洋淀纪事/孙犁著. —4 版

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0.8

ISBN 978-7-5006-9040-5

I. ①白…

II. ①孙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0042 号

本版责任编辑:叶施水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网 址 <http://www.cyp.com.cn>

电子邮箱 shishuiye@sina.com

编辑部电话 (010) 57350406

门市部 (010) 57350370

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00×1000 1/16

印 张 31.5

插 页 10

字 数 500 千字

版 次 195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

2000 年 7 月北京第 3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4 版

印 次 2010 年 11 月河北第 12 次印刷

印 数 225001—233000 册

定 价 4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目 录

- _001 一天的工作
- _006 邢 兰
- _011 战 士
- _014 芦 苇
- _016 女人们(三篇)
- _023 “懒马”的故事
- _025 走出以后
- _031 琴和箫
- _037 丈 夫
- _043 老胡的事
- _049 黄敏儿
- _054 第一个洞
- _058 山里的春天
- _062 杀 楼
- _069 荷花淀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一
- _075 村落战
- _081 麦收

_087 芦花荡
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二

_092 碑

_099 钟

_114 “藏”

_125 嘱 咐

_133 新安游记

_136 纪 念

_145 光 荣

_158 种谷的人

_165 浇 园

_170 蒿儿梁

_179 村 歌

_179 上篇 互助组

_203 下篇 复查以后

_229 采蒲台

_237 石 猴

——平分杂记

_241 吴召儿

_249 山地回忆

_255 秋 千

_261 小胜儿

_269 正 月

_276	看 护	
	——在天津中西女中讲的少年革命故事	
_282	女保管	
	——平分杂记	
_287	婚 姻	
_293	识字班	
_298	投 宿	
_300	她从天津来	
_303	游击区生活一星期	
_303	平原景色	
_305	抗日村长	
_307	洞	
_308	村 外	
_309	守翻口	
_312	人民的生活情绪	
_314	回来的路上	
_316	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	
_320	三烈士事略并后记	
_322	塔 记	
	——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	
_325	纪念党的生日	
_327	王凤岗坑杀抗属	
_329	相 片	

_331 天 灯

_333 张秋阁

_336 张金花纺织组

_338 曹蜜田和李素忍

_340 “帅府”巡礼

_342 小陈村访刘法文

_344 渔民的生活

_346 织席记

_348 采蒲台的苇

_350 安新看卖席记

_353 一别十年同口镇

_356 访问抗属

_359 光复唐官屯之战

_362 随 感

_365 王香菊

_368 香菊的母亲

_371 诉苦翻心

_375 新生的天津

_377 人民的狂欢

_379 两天日记

_381 学 习

_383 节 约

_385	小刘庄
_387	团 结
_389	宿 舍
_391	挂甲寺渡口
_393	慰 问
_395	保 育
_397	厂 景
_399	保 卫
_401	站在祖国的光荣岗位上 ——向天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致敬
_403	杨国元
_407	访 旧
_410	婚 俗
_413	家 庭
_416	齐满花
_420	妇女的路
_422	刘桂兰
_424	青春的热力
_427	一天日记
_430	津沽路上有感
_434	积肥和择菜
_437	某村旧事
_442	烈士陵园

_445 铁木前传

_491 编后说明

_492 再版附记

_493 重版后记

_494 二〇〇〇年版编校后记

_496 新版《白洋淀纪事》编后记





一天的工作

一

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,有一个交通站,叫口头村。这个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,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,就是山西省了。在这条路上,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,山口上,还有一个碉堡。

口头村交通站门口,摆着几十根铁条,就是火车轨,这些铁轨,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。

交通站长红眼老八,正站在铁轨旁呼喊,手里的长烟袋握得紧紧的,而那系烟袋的东西,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铁链子,显得太不配合了。

有一群人聚拢来了,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,运送铁轨的。这一群人,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裤袄,头上有包着一块黑色布的,也有戴着白粗布叠成的孝帽的。

人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,笑起来就更显得和气了。

红眼老八呼喊道:“三个人抬一条——两个人抬,一个人预备替换,气力大小配搭一下。”

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,大家你喊我,我喊你,组成了十来组。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,近的三五里,远的有二十多里的。

十组人组成了,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,显然是没人愿意和他一组。

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，就跑到他跟前说：“老哥，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，回头有一个小包裹，你送走吧！”

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，爬上山道……

这时，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。

真是三个小孩子，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。他们跑过来，还都喘着气，头上冒着汗气，肩上背着粗麻绳子，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。

领头的那个银顺子，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，他着急地向红眼老八问：“谁是交通站长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们也抬一根。”

“你们是哪村的？”

“潘家沟呵！”

银顺子接着说下去，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，昨天接到这里去的“公事”要三个人，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，就叫他们三个来了。他们三个，两个是青抗先，一个是儿童团，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，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，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，可是走错了路，直到现在才到了……

“还不晚吧？站长。”银顺子末了，笑着问一句。

“晚是不晚。”红眼老八说，“不过你们能顶事吗？”

“能呢，站长！”银顺子说，“我能背二斗小米呢！他们两个也不弱，在村里摔跟头，他们也称霸呢！”

红眼老八想了想说：“这里还剩一个喘气的家伙，叫他和你们一道抬吧，四个人换着。”

“别的，几个人抬一条？”银顺子背后的小黑狼说话了。他那一双又刁又野的眼，真像狼。

“别人是三个人。”红眼老八说。

“那我们也三个。”小黑狼斩钉截铁地说。

二

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。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着，顶小的三福

跟在后面，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，和那用不着的麻绳。

这是小黑狼的主意，小黑狼说，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，应该先抬，三福还是儿童团，给他们提饭袋就行了。

在路上，为了这件事，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，三福跟在后面不高兴，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，许多洗衣服的娘儿们都说：“瞧！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！”——这两个，没有三福，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了：“嘿！人家抬，你跟着，给人家提夜壶！”三福不能忍耐了，低着头喊：“你们也不过是儿童团哪！”

三福就提出了意见，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。

小黑狼正在喘气，身上流着汗，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他，他赶紧忍住不喘气说：“儿童团只能站岗哨，抬东西可差点劲！”接着是“嘘”！

“我不过比你小一岁！”

“小一岁，你就是儿童团！”

“我娘还说，我生月大，按打春说，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月。”

“大一个月，也是青抗先！”

三福简直恼了，他问银顺子：“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年？”

“你问那干吗？”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；他脚上的疮又破了，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，被石子刺破了，成了疮，他想现在冷了，到哪里弄双鞋子呢？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呀！

银顺子三岁上就死去了娘，起先给人家放牛，十三岁那一年到了大同府，在一家鞋店里学徒，大同一被日本人占了，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。

银顺子穿一条粗布夹裤，那是他娘留下来的。

这时，他听见三福问他，他就走慢些。

“一过阳历年，我就是青抗先了！”三福害羞地说。

小黑狼笑了：“哈哈！”笑得不好听，“你不等阳历年吗？不要脸！”

……

他们走下山坡，有几组大人正在把铁条放下来，抽烟休息，见他们三个来了，就说：“你们也歇歇吧！这两个孩子！”

“不歇了，我们在前面等你们！”他们三个回答着。

三

走过去，小黑狼想起个问题，想难一下三福。他说：“三福呵，你知道我们抬的这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什么玩意？”三福想了想，总是想不出来，就接着说，“你说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我说你是儿童团，不行，你还不服气呢，连这个玩意都不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，你说呵！”

“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，我们这里是用木板，日本人就用铁的了！”接着又说，“银顺子到过大同府，你一定知道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银顺子在心里笑了。

“对不对呢？”三福也问。

“这是火车上的铁条。”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故事，怎么十几个车连在一起，前头有火车头拉着，呜呜地叫，会冒黑烟，火车站上怎样热闹。

“对呀！”三福说，“整天价听人说，我们的队伍扒敌人的火车道，就是扒这个东西呀！小黑狼说是炕沿，炕沿，哈哈！”

小黑狼辩白说，那原是他听潘愣子说的，潘愣子从保定府回来，说日本人最喜爱铁，他就想，他们的炕沿，一定也是铁的了。

“潘愣子？你不要听他的话，那家伙有些汉奸样。日本人喜爱铁，是拿去做枪炮来打我们呢！”银顺子警告小黑狼。

小黑狼不言语了。

四

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到了大高石，找到了交通站长，他们把铁条交代好。

天气已经晚了，但他们准备还赶回口头村站上去，打算就睡在那里过一夜，他们想，明天也许还有东西抬。

到一个小河旁，他们坐下来，吃了带着的那玉蜀黍棒饼子，喝了些水，

大家跳着走了。

三福也忘记了不高兴。银顺子还对他说,他抬东西也行。等到回到家里,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,说三福很成,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。

三福就更高兴了。

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下石砚



邢 兰

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,叫邢兰的。

他在鲜姜台居住,家里就只三口人:他,老婆,一个女孩子。

这个人,确实是三十二岁,三月里生日,属小龙(蛇)。可是,假如你乍看他,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,你可以说他四十岁,或是四十五岁。因为他那黄蒿叶颜色的脸上,还铺着皱纹,说话不断气喘,像有多年的痼症。眼睛也没有神,干涩的。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。因为他身长不到五尺,脸上没有胡髭,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子,好眯着眼笑,跳,大声唱歌……

去年冬天,我随了一个机关住在鲜姜台。我的工作刻蜡纸,油印东西。我住着一个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。这房子房基很高,那简直是在一个小山顶上。看西面,一带山峰,一湾河滩,白杨,枣林。下午,太阳慢慢地垂下去……

其实,刚住下来,我是没心情去看太阳的,那几天正冷得怪。雪,还没有融化,整天阴霾着的天,刮西北风。我躲在屋里,把门紧紧闭住,风还是找地方吹进来。从门上面的空隙,从窗子的漏洞,从椽子的缝口。我堵一堵这里,糊一糊那里,简直手忙脚乱。

结果,这是没办法的。我一坐下来,刻不上两行字,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。脚更是受不了。正对我后脑勺,一个鼠洞,冷森森的风从那里吹着我的脖颈。起初,我满以为是有人和我开玩笑,吹着冷气;后来我才看出是一个

山鼠出入的小洞洞。

我走出转进，缩着头没办法。这时，邢兰推门进来了。我以为他是这村里的一个普通老乡，来这里转转。我就请他坐坐，不过，我紧接着说：

“冷得怪呢，这房子！”

“是，同志，这房子在坡上，门又冲着西，风从山上滚下来，是很硬的。这房子，在过去没住过人，只是盛些家具。”

这个人说话很慢，没平常老乡那些啰唆，但有些气喘，脸上表情很淡，简直看不出来。

“唔，这是你的房子？”我觉得主人到了，就更应该招呼得亲热一些。

“是咱家的，不过没住过人，现在也是坚壁着东西。”他说着就走到南墙边，用脚轻轻地在地上点着，地下便发出空洞的噔噔的声响。

“呵，埋着东西在下面？”我有这个经验，过去我当过那样的兵，在财主家的地上，用枪托顿着，一噔噔地响，我便高兴起来，便要找铁铲了——这当然，上面我也提过，是过去的勾当。现在，我听见这个人随便就对人讲他家藏着东西，并没有一丝猜疑、欺诈，便顺口问了上面那句话。他却回答说：

“对，藏着一缸枣子，一小缸谷，一包袱单夹衣服。”

他不把这对对话拖延下去。他紧接着向我说，他知道我很冷，他想拿给我些柴火，他是来问问我烧炕呢，还是想屋里烧起一把劈柴。他问我怕烟不怕烟，因为柴火湿。

我以为这是老乡们过去的习惯，对军队住在这里以后的照例应酬，我便说：

“不要吧，老乡。现在柴很贵，过两天，我们也许生炭火。”

他好像没注意我这些话，只是问我是烧炕，还是烤手脚。当我说怎样都行的时候，他便开门出去了。

不多会，他便抱了五六块劈柴和一捆茅草进来，好像这些东西，早已在那里准备好。他把劈柴放在屋子中央，茅草放在一个角落里，然后拿一把茅草做引子，蹲下生起火来。

我也蹲下去。

当劈柴燃烧起来，一股烟腾上去，被屋顶遮下来，布展开去。火光映在这个人的脸上，两只眯缝的眼，一个低平的鼻子，而鼻尖像一个花瓣翘上

来，嘴唇薄薄的，又没有血色，老是紧闭着……

他向我说：

“我知道冷了是难受的。”

从此，我们便熟识起来。我每天做着工作，而他每天就拿些木柴茅草之类到房子里来替我生着，然后退出去。晚上，有时来帮我烧好炕，一同坐下来，谈谈闲话。

我觉得过意不去。我向他说：

“不要这样吧，老邢，柴火很贵，长此以往……”

他说：

“不要紧，烧吧。反正我还有，等到一点也没有，不用你说，我便也不送来了。”

有时，他拿些黄菜、干粮给我。但有时我让他吃我们一些米饭时，他总是赶紧离开。

起初我想，也许邢兰还过得去，景况不错吧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坐到了他家中，见着他的老婆和女儿。女儿还小，母亲抱在怀里，用袄襟裹着那双小腿，但不久，我偷眼看见，尿从那女人的衣襟下淋下来。接着那邢兰嚷：

“尿了！”

女人赶紧把衣襟拿开，我才看见女孩子没有裤子穿……

邢兰还是没表情地说：

“穷的，孩子冬天也没有裤子穿。过去有个孩子，三岁了，没等到穿过裤子，便死掉了。”

从这一天，我才知道了邢兰的详细。从小就放牛，佃地种，干长工，直到现在，还只有西沟二亩坡地，满是沙块。小时放牛，吃不饱饭，而每天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奔跑呼喚……直到现在，个子没长高，气喘咳嗽……

现在是春天，而鲜姜台一半以上的人吃着枣核和糠皮。

但是，我从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他愁眉不展或是唉声叹气过，这个人积极地参加着抗日工作，我想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邢兰对于抗日工作的热心，我按照这两个字的最高度的意义来形容他。

邢兰发动组织了村合作社，又在区合作社里摊了一股。发动组织了村里的代耕团和互助团。代耕团是替抗日军人家属耕种的，互助团全是村里的人，无论在种子上，农具上，牲口、人力上，大家互相帮助，完成今年